

[美] 克里斯汀·汉娜◎著  
陈常歌◎译

[长篇小说]

#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

我一直爱你 从未放弃过你  
哪怕一次次的失望和等待一天天吞噬着我的心

## 2010年美国最畅销的女性小说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美国爱情天后  
**克里斯汀·汉娜**最具吸引力新作  
这本小说绝对让你拿得起，放不下。

——《人物》

在这本催人泪下的小说里，畅销作家汉娜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唯美浪漫的文笔，令人动容的描写。这本小说绝对让你拿得起，放不下。

——《人物》

畅销书作家汉娜在她的这本小说中描绘了姐妹间复杂、细腻、绵延的情感。汉娜笔下拥有大量激烈的戏剧性冲突，她十分了解女性并完完全全地写出了她们的想法和感受。

——《出版家周刊》

引人入胜，情节安排紧凑。这个故事肯定能得到女性小说迷的无比青睐。

——《图书馆期刊》

巧妙的情节设置，真实、充满立体感的人物描写，《真实的颜色》是一部令人无比满意的作品。

——《今日美国》

汉娜写出了姐妹间最深刻和复杂的情感。

——《书单》杂志

《真实的颜色》会让每一个有姐妹的读者得到共鸣，它将是克里斯汀·汉娜具有突破性的作品。

——巴诺书店（美国第一大图书实体连锁店）

克里斯汀·汉娜带给我们一段令人激动的旅程。这本新书描写了姐妹间坚韧的情感纽带，致使家庭破碎的矛盾冲突，还有爱对心灵的疗伤……充满惊奇的情节，极具洞察力的视角。

——凯特·雅克布斯（《周末编织俱乐部》作者）

难以置信，克里斯汀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她实在是太棒了！

如果你活得真实，生命中有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你会爱上这个故事。你一定要相信我……这是本必读之书。

——Good reads（全球最大读者社区网站）

嫉妒、背叛、欺骗……

忠贞、坚守、绝望……

父爱、名誉、救赎……

叛逆者、侵入者、杀人犯……

爱、希望、幸福是生命最真实的颜色

上架建议 长篇小说

ISBN 978-7-214-06227-7



9 787214 062277 >

定价：28.00元

「长篇小说」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

[美] 克里斯汀·汉娜◎著  
陈常歌◎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实的颜色 / (美) 汉娜著; 陈常歌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214-06227-7

I. ①真… II. ①汉…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80202号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0-136

TRUE COLORS: A NOVEL by KRISTIN HANNAH

Copyright: ©2009 by KRISTIN HANNAH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书 名  | 真实的颜色                                                           |
| 著 者  | [美] 克里斯汀·汉娜                                                     |
| 译 者  | 陈常歌                                                             |
| 责任编辑 | 蒋卫国                                                             |
| 文字编辑 | 徐晓倩 杨 婷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
| 网 址  | <a href="http://www.book-wind.com">http://www.book-wind.com</a> |
| 集团地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 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a href="http://www.ppm.cn">http://www.ppm.cn</a>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90毫米×1280毫米 1/32                                               |
| 印 张  | 13                                                              |
| 字 数  | 314千字                                                           |
| 版 次  |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214-06227-7                                          |
| 定 价  | 28.00 元                                                         |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献给那些走进我的家庭并点亮我们生活的女人们：黛博拉·爱德华·约翰与朱莉·戈赛特·约翰。

献给两位朋友，朱莉·威廉姆斯与安德里亚·施密特。

在最疯狂的日子里，是你们带给我笑容，我感谢你们。

还有，一如既往地，献给本杰明与塔克，如果没有你们，我会缺少很多对生活、爱和欢乐的了解。



*Part One*  
第一部分  
**从前**

激情是什么？毫无疑问，那是成为一个人的过程……沉浸在激情中，身体与精神都在寻求自我表达……这激情越是极端，越是明确，就越让人无法承受失去激情后的生活。它提醒我们，当激情逝去或是被剥夺，我们的一部分也就跟着死去，并且很快地将会完全死去。

——约翰·保曼，电影导演

## 序幕

1979

十五岁的薇诺娜·格雷凝视着窗外的河畔牧场，这里属于她的家族已有四代之久了，她在寻找一些业已变化的东西。像她经历的那种丧亲之痛，多少应该留下一点痕迹——比如在夏天突然枯萎的青草，或者久久不愿散去的乌云，又或被闪电劈成两半的大树——总会留下点什么。

透过卧室的窗户，她能看到自家大部分的领地。在土地的边界上，参天的雪松密密匝匝地立在一起，花边似的枝桠向下遮蔽着；绿浪翻滚的牧场上，马匹簇拥着围栏，马蹄把高草碾落成泥；山顶上，密林掩映着一座小木屋，那是她爷爷在这里定居时修建的。

这一切看似普通，但薇诺娜知道它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几年前，在离这儿不远的华盛顿海滨，一个孩子溺死在冰冷的海水里，之后的几个月里，这场悲剧就是这里所有人谈论的唯一话题。妈妈

把薇诺娜带到那里，警告她要留心肉眼看不见的危险，留心那些即使在浅水里也会把人卷进去的暗流。但是现在她知道，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之下，还潜伏着其他的威胁。

转身离开那片风景，她走下楼梯，走进那幢房子，从昨晚开始，它就显得那么大、那么静。妹妹奥罗拉蜷在蓝黄格子花呢的沙发上看书。奥罗拉正处在十四岁这样一个既不属于儿童又不属于成人的尴尬年纪，瘦得像根铅笔。她有个小尖下巴，深棕色的头发又长又直，从中间齐齐分开。

“你起得挺早啊，小家伙。”薇诺娜说。

奥罗拉抬起头来说：“睡不着。”

“是啊。我也是。”

“薇薇安在厨房。刚才我听见她在哭，不过……”奥罗拉耸耸她瘦弱的肩膀，“我不知道该跟她说点什么。”

薇诺娜知道奥罗拉是多么需要维持稳定的生活。她是家里的维和部队，总是由她去平息事端，解决问题，难怪她看上去那么脆弱。现在，什么动听的话都难以安抚她们，“让我去吧。”薇诺娜说。

她发现十二岁的小妹妹正趴在一张黄色的胶木桌子上画画。

“嗨，小豆豆。”薇诺娜说，上去揉了揉妹妹的头发。

“嗨，大豆豆。”

“你在干什么呀？”

“画我们几个姑娘。”薇薇安停下笔，抬起头来，麦金色长发像鸟巢似的缠在一起，绿色的眼睛因为哭泣而充血，她仍然很美，像个完美无暇的德累斯顿洋娃娃。“妈妈在天堂里能看见我的画，对吗？”

薇诺娜不知该怎么回答。以前，坚持信仰对她来说很容易，就像呼吸一样轻松自然，但以后再也不会了。癌症潜入他们的家，把它撕成碎片，似乎再也不可能重归完整。“当然。”她茫然地说，“我

们把它贴在冰箱上吧。”

薇诺娜从妹妹身边走开，但她马上意识到这个举动是错的。这间厨房里，关于妈妈的记忆无处不在——手工缝制的蓝黄格子棉布窗帘，印有“Mountain Mama”字样的冰箱贴，窗台上的那碗贝壳。“来啊，薇诺娜，我们一起去海边寻宝……”

这个夏天里，薇诺娜曾无数次冲妈妈发火。她太忙了，忙得不愿意陪妈妈；她太冷漠了，冷漠得不愿意陪着妈妈踩在堆满碎牡蛎壳和干海藻的沙滩上，寻找被海浪打磨得光滑的玻璃碎片。

这个念头引着她走到冰箱前面。打开冷藏室的门，她找到半加仑多味冰激凌。这绝不是她需要的东西，但她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她抓起一把勺子靠着餐台吃了起来。透过厨房窗户，她能看到门前肮脏的车道，还有空地上破烂的棕红色棚屋。爸爸正在倒车，把他破旧不堪的蓝色卡车停在那辆能装六匹马的生锈的拖车旁边。他从驾驶座出来，走向后面的拖车。

“他不会是要去参加牛仔竞技吧。”薇诺娜喃喃地说，向窗户走去。

“他当然要去。”薇薇安边说边又画起了画。“他天一亮就起来准备了。”

“牛仔竞技？你不是开玩笑吧。”奥罗拉走进厨房，和薇诺娜一起站在窗前。“可是……他怎么能这样？”

薇诺娜知道她必须取代妈妈过去的位置，向她们解释爸爸为什么能在妈妈葬礼后的第一天就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她无法想象怎样编造这样一个天大的谎言，更别说如何去抚平妹妹们的伤痛。或者这不是谎言——也许这就是成年人的生存方式，也许他们仅仅是开始新的生活——不知怎的，这件事更让她感到恐惧，更加难以名状。寂静徘徊不去，薇诺娜觉得很不舒服，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能让大家好过一点，虽然她也知道这是她的职责。作为大姐，照顾弟

弟妹妹是她的义务。

“他为什么把克莱姆从牧场上带过来？”奥罗拉问道，她从薇诺娜手里接过勺子，挖起冰激凌。

薇薇安突然发出一声既像哭泣又像尖叫的声音，冲向大门，她的动作太猛，门板“砰”地一声撞在墙上。

“他要卖掉妈妈的马！”薇诺娜尖声说，随即又有点不高兴——第一个发现这件事的人竟然不是她。

“他不会那么做的。”奥罗拉说，转向薇诺娜寻求保证。“对吗？”

薇诺娜什么也保证不了，相反，她跟着薇薇安跑出去，一直跑到棚屋旁边的停车场上。她气喘吁吁地冲到薇薇安旁边。

父亲站在那儿，抓着克莱姆的缰绳。阳光照在他头上带着汗渍的牛仔帽上，茶碟大小的银皮带扣闪耀着光芒。他轮廓分明的脸让薇诺娜想起了附近的山脉：它们有着冷酷无情的棱角和阴影覆盖的山谷，那里没有丝毫温柔的迹象。

“你不能卖妈妈的马。”她喘息着说道。

“轮到你来冲我说三道四了，薇诺娜？”他的目光在冰激凌上逗留了一下。

薇诺娜脸红了，此时需要她鼓起全部的勇气，但是她别无选择，没有人能帮她。“妈妈爱……她爱这匹马。”

“我们养不起一匹没人骑的马。”

“我来骑。”薇诺娜保证道。

“你？”

“我，我会比以前更努力。我保证再也不害怕了。”

“我们连一副适合你的鞍子都没有吧？”

在一阵折磨人的寂静里，薇诺娜冲上去，从父亲手中抢过缰绳。不知道是因为她跑得太快，还是说话的声音太大——反正出于某种

原因——克莱门蒂（编者注：“克莱姆”是克莱门蒂的昵称）被惊得直往后退，突然向斜刺里冲出去。缰绳被猛地拽出去，薇诺娜的手心感到一阵灼热的刺痛，她跟着向旁边趔趄了一下，几乎摔倒在地。

薇薇安站在她旁边，却只需一句话，一下轻轻的抚摸就把克莱门蒂控制住了。“你没事吧？”克莱门蒂平静下来后，她悄悄地问薇诺娜。

薇诺娜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她感觉到父亲正朝她们走来，听到他的牛仔靴陷在泥土里的声音，便和薇薇安慢慢地转过身，面对着他。

“你对马毫无感觉，薇诺娜。”他说。这是她这辈子听到父亲说过的最可怕的话，出自一个牛仔之口，这简直是对她最深重的伤害。

“我知道，可是……”

父亲没有在听，他正看着薇薇安。某种信息在两人之间传递着，那是一种薇诺娜无法介入的沟通。“她是一匹骄傲的动物，而且她很年轻，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他说。

“我可以。”薇薇安说。

这是事实，薇诺娜不得不承认。薇薇安只有十二岁，却比她更大胆，而且任何时候都比她更无所畏惧。

嫉妒像一条啪啪作响的橡皮筋弹在薇诺娜身上。她知道这是不对的——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但是她盼着父亲拒绝薇薇安，用否定的利刃击倒他最美丽的女儿。

但父亲却说：“你妈妈会为你骄傲的。”并递上了那条粗糙的蓝色缰绳。

薇诺娜就像个局外人一样看着他俩一起走开了。她跟自己说“这没关系，她只是希望克莱姆不被卖掉而已。”但是这个谎言并没有让她感到安慰。

她听到奥罗拉走到自己身边——等那个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之后

才走上来。“你还好吗？”

“我很好。”

“无论如何，他不会卖掉克莱姆了。”

“是的。”薇诺娜说，多希望这是自己真实的想法。“我干吗要在意谁是她的骑手呢？”

“是啊。”

但是多年以后，当薇诺娜回想起妈妈去世的那个星期，她明白了，那个简单的动作——递交缰绳的动作——彻底改变了一切。从此，嫉妒汇成一股暗流，在生活的表面之下暗暗涌动。但是谁也没有发现——至少当时没有。

## *Chapter 1*

薇薇安一直为之期待的一天——1月25日——看起来似乎永远也不会到来，但它终于还是来了。那天她比平时醒得还早，曙光还要好一会儿才会点亮夜空，她已经掀开毯子起床了。在寒冷的房间里，她摸黑穿戴好防寒服和羊毛帽子，抓起一双旧皮手套，脚踩进大大的胶靴，走出门外。

理论上她并不需要喂马，他们新雇的工人自然会把这些事做好。但是鉴于她已经兴奋得无法入睡，所以也许应该去做点有用的事。

没有月光的指引，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嘴里呼出的哈气凝成的银白色暗影。不过这不会给薇薇安带来什么阻碍，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她最熟悉的东西莫过于这片属于她父亲的土地。

水岸牧场。

一百多年以前，她的曾祖父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建起了附近的牡蛎滩镇。其他人总是选择更易开垦、人口更多、交通更便利的地方居住，但那绝不是阿贝拉德·格雷的风格。为了到达这里，他越过充满危险的大平原，一个儿子因此丧命于印第安人之手，另一个死于流感。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寻找一片狂野的、与世隔绝的常青州（译者注：常青州，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别名）的梦想引诱着，仍旧向着西部前进。他选中的这片土地有一百二十五英亩，坐落在胡德运河温暖的蓝色河水与覆盖着森林的山坡中间，拥有壮丽的美景。

薇薇安爬上一座小丘，朝谷仓走去，那是他们十年前修建的。高高的木制顶棚下面，四杠围栏划出一片宽敞的跑马场，十二个马厩由东向西一字排开。她打开巨大的拉门，随着一声响指似的动静，顶灯亮成一片，马儿们立刻骚动起来，用嘶鸣声告诉她：“我们饿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从堆在棚屋里的草垛里分拣出一捆一捆的干草，码进生锈的手推车，推着它走过凹凸不平的水泥通道。在最后一个马厩前面，一块特制的木牌标识出马儿的身份，上面写着它注册在案的全名，不过很少有人这样称呼它：克莱门蒂的最高荣誉。

“你好吗？姑娘。”她一边说，一边拨去门闩，拉开木门。

克莱姆轻嘶一声，转过头来，敏捷地从手推车里叼走一缕干草。

薇薇安在铁质马槽里放了两捆干草，关上了身后的门。克莱姆吃的时候，薇薇安就站在它旁边，轻抚着大马绸缎似的脖颈。

“姑娘，准备好去参加牛仔比赛了吗？”

马儿用鼻子触一触她的肋骨作为回应，几乎把薇薇安撞了个趔趄。

妈妈去世的这几年里，薇薇安和克莱门蒂几乎形影不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父亲不再开口说话，并且开始酗酒，薇诺娜和奥罗拉忙于高中学业，薇薇安大部分时间都和这匹马在一起。有时候，当

薇薇安陷入忧伤和空虚无法自拔，她总会悄悄地溜出屋子跑进谷仓，睡在克莱姆蹄子旁边的雪松刨花里。即使她长大了，成了个人见人爱的姑娘，薇薇安仍然把这匹马看做她好的朋友。她内心最深处的秘密只在这里讲给它听——在东边最后一间充满馨香气息的围栏里。

薇薇安最后一次拍了拍克莱姆的脖子，走出谷仓。当她走到屋子那儿时，太阳就像一团脏兮兮的奶糖色光斑映在冬季炭灰色的天空里。从她所在的制高点，能看到运河里流动着的铁灰色河水，和参差的、被雪覆盖的远山。

走进昏暗的农舍，薇薇安听到地板的响动，知道父亲已经起床了。她走进厨房摆好三份餐具，开始做早餐，刚把一盘薄饼放在炉子上加热，就听见他已经来到了客厅。她倒了一杯咖啡，加上糖，给父亲端了过去。他接过咖啡，眼睛始终盯着手里的《西部牧马人》杂志。

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想着用什么话当开场白。

父亲穿着平时的工作服——磨得很旧的 Wrangler 牛仔裤，法兰绒格子衬衫，茶碟大小的银皮带扣，皮手套塞在腰带里——他看上去和每个早上没什么区别。虽然如此，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地方：一些线条和皱纹不知不觉地在他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

妈妈去世之后的生活对父亲来说是很难熬的，岁月磨砺了他的容貌，在原本清澈的双眼和脸颊上投下阴影。他已经驼了背——这是蹄铁匠的职业病。据他说是长年给马钉掌带来的自然后果，但是丧妻之痛也是另一个把他的背压弯的原因——薇薇安十分肯定这一点。不期而至的孤独，这份沉重改变了他的样子，就像花在工作上的时间给他带来的改变一样大。他唯一能挺起胸膛的时候就是在出席公众场合的时刻，薇薇安很清楚地知道，对父亲来说，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不为生活所屈服。

他在餐桌旁边坐下，继续看杂志。薇薇安在一边为他准备好早饭。

“这个月克莱姆的成绩真不错。”薇薇安说着在父亲对面坐下。  
“我觉得我们在德州牛仔比赛上赢面很大。”

“吐司在哪儿？”父亲问。

“我做了薄饼。”

“我吃煎蛋的时候要配吐司，你又不是不知道。”

“把蛋夹在薄饼里，配着脆薯饼一起吃。面包吃完了。”

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明显是一副很恼火的样子，他盯着桌子旁边的空位问：“你今天早上看到过特拉维斯吗？”

透过窗户，薇薇安朝谷仓的方向看去，那里没有他们的牧场工人的任何踪影，拖拉机没有开出来，门口也没有手推车。“我已经喂过马了。他也许正在外面修理栅栏呢。”

“这就是你挑的‘人才’。如果你不再继续像现在这样，救助从镇上到耶尔姆之间每一匹受伤的马，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另雇人手。事实上，我们也雇不起。”

“说到钱，爸……我需要三百块去参加这个星期的牛仔比赛，咖啡也喝完了。”

他没有反应。

“爸？”

“我需要钱来付账单。”

“都花光了？”

“税单也刚刚送到。”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麻烦了。”薇薇安皱起眉头。当然，她早就知道了，从来都知道，他们没有多少钱，但是头一次，这件事真正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了。突然间，她理解了薇诺娜为什么总是唠叨着要节省一些钱拿来缴税。她抬头瞥了父亲一眼，他坐在那里，佝偻着背，手肘撑着桌子。她的姐妹们会认为这是个粗鲁的姿势，

但薇薇安更了解他。“你的背又在痛了？”

父亲没有回答，甚至没有任何反应。薇薇安站起来走进厨房，给他拿了些止痛药，轻轻地放在桌子上。他伸出一只属于蹄铁匠特有的嶙峋的手，覆在药片上。

“我会想办法去弄到钱的，爸，这个星期我一定能赢，也许能得到两千块钱呢，别急。”

他们继续默默地吃完早饭，父亲一直在看杂志。之后，他站起来离开餐桌，向挂在门上带着汗渍已经呈棕色的牛仔帽走去，说：“别让我失望。”

“我不会的。再见，爸。”

父亲走了以后，薇薇安继续心神不宁地坐在那儿。

在她二十四岁的生命中，大多数时候她只是水中的一片叶子，孤独地浮沉，顺从地接受任何摆在面前的命运。有几次她想做出改变，但是每一次尝试都结束得很快（比如去读社区大学），然后便又回到原地。

她爱这个地方，爱它的平凡和单纯。她喜欢与马儿在一起，无论是训练还是别的什么；她也喜欢把所有的技巧传授给那些崇拜她骑术而且眼睛亮闪闪的姑娘们；她乐意镇上的人都认识她，尊敬她和她的家族；她甚至喜欢这里的天气，很多人不堪忍受这里从11月到4月里接连不断的阴天，但是她一点儿都不在意。“没有风雨就没有彩虹。”当十二岁的薇薇安站在那个刚刚挖好的坟墓旁边的时候，在她努力试图理解亲人的离去、却始终没有答案的时候，这就成了她的座右铭。从那时起，她告诉自己，人生苦短，要尽情享受。

但是，现在是她必须长大成人的时候了。这一次，是水岸牧场需要她，而不是她依靠这里。对于如何做出改变，她还并不太清楚。生意场上的事和商业规划从来不是她的长项，但她比别人想象的更